



秋日里,我和小宝在榕树下乘凉。榕树遮天蔽日,地上落满叶子,或早已枯黄,或绿意尚存,或触即碎。小宝蹲下,细细观察起来。他拿起一片枯叶,放下。拿起一片新叶,看了看说:“这叶子还活着呢!”我说:“是还活着,可是它快要死了,它不能再从树妈妈那吸收水分和阳光。”听罢,小宝快速走出树荫,走进阳光里,小手举着绿叶,笑嘻嘻地看着我,眼睛眯成一条缝,因为笑容也因为依然炙热的日光。

我先是愣住,而后对他说:“你先进来,外面很热。”他说:“我带叶子找到阳光了,这样它就不会死了。”

我说:“我知道,可是你这样做的话,自己也会被晒得受不了的。”被我拉着,他向前走了两三步,回到树荫里。他说:“那怎么办?”我说:“要不带它回家吧,回到妈妈的怀抱里。”他说:“对啊。”一脸惊喜,仿佛我是高明之人,给他意想不到的指点。他走近树干,看到一个凹槽,把叶子放了上去,刚放上去,又给叶子挪了个位置,挪到一片绿叶上。掉了的绿叶覆盖在未掉

的绿叶上,一片叠一片,秋风一吹,上面的叶子马上被吹至地上。

小宝走过去,捡起叶片,竖立起来,想要插进土里。他念叨着,把叶片种下,它就会长出来了。我笑着看他,不敢打断他。他开始种叶子了,力气不够,并不硬的土地没有任何一点破土。叶子也不够硬气,稍微用点力即弯曲。看来把叶子种下是没有办法了,他站起身来看看我,一脸无奈。叶子依然在他手里,被他紧紧抓着,微风吹不掉。看得出,他舍不得扔掉。

他说:“如果我们走了,叶子会很伤心的。”是啊。我郑重地应和道。那怎么办?刚问完,我就紧接着提建议,要不我们把它带回家吧,把它夹在爸爸的书中,你觉得怎么样?

他看着我,思考了几秒钟,而后郑重地点点头说:“那就把它放进爸爸写的书里吧。”“放进别的书不行吗?”我问。他说:“也可以,不过放进爸爸写的书不是比较好吗?”也是,那就放进爸爸写的书里吧。我从他手中接过绿叶,放进兜里。

他说:“这样叶子会不会被风吹走?”

一片新叶

□张家鸿

我说:“不会的,爸爸的裤兜很大很深,叶子很小,肯定不会。”

他说:“你把叶子拿出来我看一下。”

我遵命取出,有些小心翼翼,生怕一不小心把叶片抓破或用力过猛使之弯曲。

“你看看吧,是不是好好的。”

我对他说。

“是的。”他郑重地点点头。

载他回家的路上,车子走得很快。把叶子放进我写的书里,叶子会不会比较有安全感?就不会那么伤心害怕了?我就可以更方便地找到它,陪伴它?这是小宝的真实想法吗?我不得而知。又或者是,爸爸写的书给叶子以呵护,小宝会比较安心?叶子就会和小宝继续成为好朋友了?

离开榕树下的时候,小宝对我说:“爸爸,等它死了再扔掉好吗?”我问他,那要扔到哪里?他说:“送回这里,好吗?”在他看来,这里有叶子的许多兄弟姐妹和它的树妈妈。满地的枯叶,经常被值日的孩子们扫掉。扫掉一会儿,又有新的黄绿相间的叶子从树上纷纷落下,过了一阵子,又成为枯叶。即便枯了,这里依然是热闹的,叶子回到这里不会寂寞。



(CFP 图)

把叶子放进书中的时候,我羡慕起小宝来。他怀抱着的世界真大,大到装得下所有绿叶、黄叶、枯叶。我有的,他都有。他有的,我常常没有。

回首

□范丽飞

老房子正门上方镌刻着三个字“秋离堂”。字体笔势雄奇,姿态横生,落字的木板年久色深坚韧光洁。外公说,千年难长黄杨木,门头上方的艺术叫黄杨木雕,而关于“秋离堂”的渊源,他也答不上来。

村庄里几乎每家每户的老房子门头上都有字雕,却又略有不同,也许每一个字雕的背后都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吧?

老房子东南角种了一片竹林,四季葱郁。那片竹林是外婆在世的时候种的,外婆不喜花草,钟情竹子与树。外公89岁那年病重,他特意让母亲搀扶他在那片竹林前拍照留念,外公从心底不喜拍照,拍完那张照片后不久,外公就离世了,那张照片也成为外公留在世上的唯一一张照片。

老房子庭院中央有棵花椒树,花椒树是外公种的,听母亲说,喜欢种绿植的外婆最爱的是花椒树,因为她觉得花椒树是个宝藏。

夏日时,棕红色的花椒一簇簇地挂满枝头,清香扑鼻,形似燕尾的叶子逶迤葱茏犹如绿障,花椒树干沧桑皲裂,树身扭曲遒劲,生长近二十年的花椒树,曾经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韵味。

母亲把摘来的鲜嫩花椒叶清洗干净后切段,在沸水里轻焯过凉水,放点醋,浇上辣椒油,再加点盐和香料,一盘清新的凉拌花椒叶就可以开吃了。我对于母亲做的炸花椒叶情有独钟,把鲜嫩的花椒叶洗净后控干水分,待油锅里的油七成热时,放进花椒叶,火候一定要把握好,炸成功的花椒叶是透明的,外观煞是惊艳,它不仅满足了舌尖上的食欲,而且也是难得的视觉上的盛宴,令人无比赏心悦目。

记得那时,父亲爱抽烟,经常上火,牙龈疼痛难忍。父亲自有办法,他会从花椒树上摘几粒花椒含在嘴里,这样会觉得好受一些。

入秋后天气渐渐转凉,是幼儿腹泻高发期。那一年,叔公的孙子腹泻严重,婶婆从树上摘了几串花椒,回家后煮了花椒水,放了点红糖,她把调好的花椒水喂给她孙子小宝喝了以后,病情竟然控制住了,慢慢地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痊愈了。也是从那个时候,我才知道,花椒水加红糖竟然是一剂良药。

母亲告诉我,辨别花椒优差,有一个方法,那就是看花椒裂口的大小,裂口大的里面没有黑籽,就是优质品。母亲还说,炒菜时放的花椒里若是有了黑籽会影响菜的味道,所以炒菜时尽量把那个黑籽挑拣出来。

但黑籽并不是一无是处,母亲把挑拣出来的黑籽晾晒干了以后,装到一个袋子里,一年四季用它泡脚。

那棵花椒树像一位药神一样守护着我们的家园。每次回家的时候,我都会在树下伫立仰望,许愿这棵花椒树能长久地存活,在流年岁月里,不断地给予我们吉祥与安康。

可时代变迁,多年后村庄改造,老房子拆了,成为我记忆里的一抹旧影,而我生命的根却永远扎在老房子的最深处……



前行的路,不怕万人阻挡,只怕自己投降;人生的帆,不怕狂风巨浪,只怕自己没胆量。



秋水

□王永清

夕阳缓缓隐去,家乡的青山温润在波光里,愈发壮美。金色的余晖映着湖面,星星点点的橘红,像小鱼在水面上跳跃。秋色连波,长沟流月去无声,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刻的宁静,从唐宋古韵中走来,一眼沦陷,一湖碧水,一下醉了。

长堤上的桂花开了,细碎的、米黄色的花朵如星,香气一漾一漾的,像微风掀起的细浪,直入我的肺腑,柔和、浓郁、亲切。草丛里散开着各色野菊,像一把把杏黄色的小伞,展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天色渐晚,蝉翼一般的薄雾由湖面飘来,牵牵连连,若有若无,辗转于树梢,萦绕于眉间。秋水微澜,荡漾着细碎的波,仿佛舞动水袖的青衣,清丽雅致,演绎一段柔美的故事,韵味流长。

十分秋色无人管,半属芦花半蓼花。湖边有红蓼,花开如火,鲜艳夺目,在斜阳里闪闪发光,与粼粼碧波相映成趣。水岸也有芦苇,芦苇离水很高,裸露着纵横交错的根须。萧萧芦荻秋啊,风过处,枝叶曼妙起舞,那撑出的一蓬蓬好看的芦花,洁白轻盈,像灿烂的微笑,摇动在秋天的酒杯里,优雅生动。

再看湖面,秋水清澈而宁静,一对白鹭翩翩飞着从湖面掠过,给满湖秋水增添了几分清幽。还有不少垂钓者,一把鱼饵撒进秋水,溅起星星点点的水花。一支支鱼竿伸进湖水中,水面上的鱼浮纹丝不动,垂钓者也纹丝不动,安静得像一块石头。秋水浮槎客,漂如一叶轻。有渔船划过,欸乃声传来,湖面便热闹了起来,涟漪一圈圈荡开。

秋水依依,我想起了“望穿秋水”一词,醉眼横波翠黛低,秋水宛如一位眉眼低回的女子,望穿他盈盈秋水,蹙损他淡淡春山。唐代李贺《唐儿歌》中也有“一双瞳人剪秋水”的诗句,我觉得把人的眼睛比作秋水,绝妙之极,回眸一笑,便可倾国倾城。湖水就像秋天的明眸,轻轻一漾,整个秋天都活了。我伫立湖边,站成一棵秋树,想着在心里修篱种菊,没有柳宗元笔下的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,悠然就进入了“心凝形释,与万化冥合”的诗化意境。

秋水,素淡雅致,笼罩一切,从古人诗词歌赋里宛转而来。“秋水时至,百川灌河,泾流之大,两涘渚崖之间,不辩牛马”,这是庄子的秋水,汪洋恣肆,横无际涯。王勃的秋水,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想象瑰丽,意境优美。“壬戌之秋,七月既望,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,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,这是苏轼的秋水,苏子携友泛舟游玩,领略其间的清风、白露、高山、流水、月色、天光之美,抒矢志不移之情怀。

秋水如诗,怡雅雅心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那微微的凉意会让人心生宁静,继而宠辱皆忘。留一川烟波湖上,留一支长篙漫溯,留一轮明月涌大江,留一船渔火照星河。人在水的眼里,淡泊清远。水在人的眼里,委婉灵动。走进这片空阔清澈的静谧中,雅致温婉,带给我的清欢,如莲花般冉冉绽放。



秋日食事

香闻十里。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,一两毛钱还可以爆二两羊肉,弄一小壶手露啊!这个季节的烤烟薯,甜到齁嗓子。
●秋天,用红糖水泡枸杞,簪一眼窗外,玻璃晴朗,橘树辉煌。
●秋日薄暮,用菊花煮竹叶青,人与海棠俱醉。
●果子丰饶,羊肉正肥,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,而良乡的栗子也

说:“我给爸爸打电话,是一个阿姨接的。”我心里一沉,不高兴了。女儿继续说:“阿姨说了:‘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,请稍后再拨。’”

家长会

“老爸,周五下午你有时间去趟学校吗?”
“什么事啊?”
“学校要开微型家长座谈会。”
“什么叫微型家长座谈会?”
“就是只有班主任、你和我参加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秋日里,我和小宝在榕树下乘凉。榕树遮天蔽日,地上落满叶子,或早已枯黄,或绿意尚存,或触即碎。小宝蹲下,细细观察起来。他拿起一片枯叶,放下。拿起一片新叶,看了看说:“这叶子还活着呢!”我说:“是还活着,可是它快要死了,它不能再从树妈妈那吸收水分和阳光。”听罢,小宝快速走出树荫,走进阳光里,小手举着绿叶,笑嘻嘻地看着我,眼睛眯成一条缝,因为笑容也因为依然炙热的日光。

我先是愣住,而后对他说:“你先进来,外面很热。”他说:“我带叶子找到阳光了,这样它就不会死了。”

我说:“我知道,可是你这样做的话,自己也会被晒得受不了的。”被我拉着,他向前走了两三步,回到树荫里。他说:“那怎么办?”我说:“要不带它回家吧,回到妈妈的怀抱里。”他说:“对啊。”一脸惊喜,仿佛我是高明之人,给他想不到的指点。他走近树干,看到一个凹槽,把叶子放了上去,刚放上去,又给叶子挪了个位置,挪到一片绿叶上。掉了的绿叶覆盖在未掉

的绿叶上,一片叠一片,秋风一吹,上面的叶子马上被吹至地上。

小宝走过去,捡起叶片,竖立起来,想要插进土里。他念叨着,把叶片种下,它就会长出来了。我笑着看他,不敢打断他。他开始种叶子了,力气不够,并不硬的土地没有任何一点破土。叶子也不够硬气,稍微用点力即弯曲。看来把叶子种下是没有办法了,他站起身来看看我,一脸无奈。叶子依然在他手里,被他紧紧抓着,微风吹不掉。看得出,他舍不得扔掉。

他说:“如果我们走了,叶子会很伤心的。”是啊。我郑重地应和道。那怎么办?刚问完,我就紧接着提建议,要不我们把它带回家吧,把它夹在爸爸的书中,你觉得怎么样?

他看着我,思考了几秒钟,而后郑重地点点头说:“那就把它放进爸爸写的书里吧。”“放进别的书不行吗?”我问。他说:“也可以,不过放进爸爸写的书不是比较好吗?”也是,那就放进爸爸写的书里吧。我从他手中接过绿叶,放进兜里。

他说:“这样叶子会不会被风吹走?”

食事

味道

□陈佩芳

又是一度秋风起,吃柿子的季节到了。刚好,同事捎来了自家晒的柿果。因为还没有完全晒干,里面还保留了柿子的水分,吃起来软糯,甜丝丝的,真如书上所说:食之风动,令人心醉。

记得小时候,邻居家有棵柿子树,每到柿子出产的时节,邻居总会摘一些柿子给我们。摘下来的柿子多半是黄黄的,还没有完全成熟,母亲会把它们放进米缸里,连盖上大米。据说这样放上几天,柿子会快点熟、更好吃。那时,鲜少有水果,我们自然满脑子都是柿子熟了没,每天都要偷偷去米缸拨开米,看看柿子红了没有。有时手忙脚乱,洒了一地的米,少不了被母亲“责骂”,偶尔也会忍不住拿一个柿子解解馋,咬上一口,才知道没熟透的柿子,涩得满嘴发麻,甚至让人张不开嘴巴。有了这样的经历,我们学乖了,开始耐心等待。等待让时间变得漫长,一天几次地问,终于等到柿子熟了,母亲从米缸里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拿出来,熟了的柿子,浑圆浑圆的,早已涨红了脸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我们如获至宝,拿在手里细细观赏一番,才舍得下嘴,那香甜软糯的口感浸润了一个童年的记忆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,勤劳而贤惠的母亲,用她的智慧来满足我

们的味蕾。从萝卜干煎蛋到芋头丁地瓜粉团,从鼠脑粿再到米缸里红通通的柿子,母亲定是让人间的至美藏在这平常的食物里了,这一切也理所当然成了我们美好的念想。

只是,小时候稀罕的美味,成年后再难寻找了。每次在超市里,看见那一个个红得均匀透亮的柿子,似是人工催熟染色的一般,

连购买的欲望都没有,也许是更怀念儿时那等待自然成熟的滋味吧。

在我租住的房屋旁,也有三四棵柿子树,它们立在路的两旁,两两相望,似乎在等待彼此秋天。

习习的清风漾着秋天的情绪,很快感染了整片山丘。风中隐隐飘来柿子成熟的味道,那是秋天的味道,也是童年的味道。

母亲把摘来的鲜嫩花椒叶清洗干净后切段,在沸水里轻焯过凉水,放点醋,浇上辣椒油,再加点盐和香料,一盘清新的凉拌花椒叶就可以开吃了。我对于母亲做的炸花椒叶情有独钟,把鲜嫩的花椒叶洗净后控干水分,待油锅里的油七成热时,放进花椒叶,火候一定要把握好,炸成功的花椒叶是透明的,外观煞是惊艳,它不仅满足了舌尖上的食欲,而且也是难得的视觉上的盛宴,令人无比赏心悦目。

记得那时,父亲爱抽烟,经常上火,牙龈疼痛难忍。父亲自有办法,他会从花椒树上摘几粒花椒含在嘴里,这样会觉得好受一些。

入秋后天气渐渐转凉,是幼儿腹泻高发期。那一年,叔公的孙子腹泻严重,婶婆从树上摘了几串花椒,回家后煮了花椒水,放了点红糖,她把调好的花椒水喂给她孙子小宝喝了以后,病情竟然控制住了,慢慢地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痊愈了。也是从那个时候,我才知道,花椒水加红糖竟然是一剂良药。

母亲告诉我,辨别花椒优差,有一个方法,那就是看花椒裂口的大小,裂口大的里面没有黑籽,就是优质品。

母亲还说,炒菜时放的花椒里若是有了黑籽会影响菜的味道,所以炒菜时尽量把那个黑籽挑拣出来。

但黑籽并不是一无是处,母亲把挑拣出来的黑籽晾晒干了以后,装到一个袋子里,一年四季用它泡脚。

那棵花椒树像一位药神一样守护着我们的家园。每次回家的时候,我都会在树下伫立仰望,许愿这棵花椒树能长久地存活,在流年岁月里,不断地给予我们吉祥与安康。

可时代变迁,多年后村庄改造,老房子拆了,成为我记忆里的一抹旧影,而我生命的根却永远扎在老房子的最深处……

父亲栽下第一棵果树的时候笑着对我说,等达达(我儿子小名)长大就有水吃了。我说是呀,这些苗子刚好与达达同岁,达达有多大了这些树就有多大了。父亲点点头,吸了一口烟,然后很悠闲地吐出来,一副陶醉的样子。也许父亲的内心深藏着对儿子孙浩的爱。

如今,站在父亲亲手栽种的树林里,我仿佛能感受到他的存在。这片树林是父亲的梦想和希望,也是他对我们的爱和期待。在这里,我怀念着父亲,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动。他的一生虽然平凡而简单,但他的爱却如同这片树林一样深远而辽阔。

父亲的那片树林慢慢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:高大的柏桐树笔直地伸向天空,密密匝匝的松柏和杉树们依旧披着墨绿的着装。密林深处,鸟鸣之音让这片树林变得更加幽静而神秘。这片树林占满了整个山坳,几十亩的样子。